



她突然夢見一首歌的旋律，於是在窗邊坐了一會兒才下樓，令她感到意外地，在店外已經有人在等待。

對方穿著過於樸素的衣服，戴了一頂大大的帽子，體態像個精實的中年男人。

她並沒有做特別的聯想，一如以往地打掃，擲去櫥窗內擺置的人偶衣服上的灰塵，而她也發現人偶腳上的玻璃鞋沾滿了泥巴，或許是兒子拿去偷偷地玩，露出了真拿他沒辦法的表情脫去玻璃鞋，拿到一旁清洗，比著自己雙腳的大小，她不自覺地想，以前可是穿得下呢。

歲月可真是無情，不過三十年便讓她的腳大了一倍，她倒不是真心感慨，若她真的都沒有改變，那她可要傷腦筋了。

將清洗乾淨的玻璃鞋放到櫥窗邊曬曬太陽，再做了一會兒準備，便打開店門營業。

那名站在門口的男人很有耐心，他始終看著櫥窗內的人偶等待，直到店門開了才走進來，脫下帽子對著店裏的女主人揚起笑容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撿到了這個，我想，應該是那個人偶的。」

男人的笑容很溫柔，即便臉上有著時間的刻痕但他仍有魅力，她想，接過了遞上來的物品，而她訝異地發現那是一顆玻璃眼珠。

顏色是她熟悉的森綠色。

「哎呀哎呀，怎麼掉了呢，真謝謝你。」

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慢悠悠地走到人偶後面，把面向玻璃櫥窗外的人偶抱了下來，看著它左眼深陷的黑色窟窿思索著該怎麼修理。

男人沒有離去，他安靜地坐在為客人準備的座椅上看著店裏的小東西，幾乎全部都是木製的家具或玩具。

店裏頭有一種好聞的松木香氣。

「我可以請問妳一個問題嗎？」男人輕聲開口，其實他的聲音與沉默相當合襯，以至於她遲了一會兒才放下拿著工具的手抬起頭。

「請說，哎呀，對個上了年紀的女人，不用像對少女那般客氣。」她的嘴邊帶著笑，換了另一種工具後拆開了人偶的臉。

男人也微微地笑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猜錯，那個人偶是妳嗎？」

聽到對方的詢問讓她有些驚訝，很快地驚訝轉為不好意思的表現，她輕輕點頭後低下頭撥弄人偶的零件，長繭的手指也曾經與人偶一般纖細漂亮。

「這人偶是我父親的作品，作為我十六歲的生日禮物，而他做的是十六歲的我，哎，雖然現在看起來不太像了，說來也羞人，不過我可有自信了，當時我跟這人偶一樣美呢。」

她在說這些話時洋溢著少女的笑容，男人看了便同意地附和：「我知道。」

店裏的女主人並沒有把這句話放在心上，她可不覺得男人是真的知道，不過她也沒有必要說破，她已不是會對他人的每句話都在意的年紀了，記得小時候還曾幻想過神仙教母的存在呢，等到了某一天，她終究是知道了，很多事情只能慢慢地，崎嶇地行過。

而這就是現實。

她繼續動手修理人偶，與男人不著邊際地聊天，她也發現男人會迴避一些私人的問題，像是他從哪兒來，家住在哪呢……可是她也知道了男人有一個兒子，和一個已病逝的妻子。

當她說了，真是糟糕呀，你一定很難過吧……男人卻帶著一抹她無法參透的笑容搖頭。

男人說，其實那是家裏的人決定的婚姻，他會有過一個摯愛的人……男人沒有繼續說下去，可是她也懂了，現實的無奈造成太多的不得不。

她也曾經在年輕時愛上上街巡視的，這個國家的王子，從遠遠的地方看他的姿容就覺得很幸福，可是太遙遠了。

夢與現實的距離遠得讓她無法前進，於是她被養母賣給了一個老實的青年。

他待她好，她知道她一輩子也不會愛上他……但他們相處，他們生活，他們相知相惜，這衍生出來的叫作再也不可或缺，沒有愛情也能昇華成相伴的家人。

停下了手上的作業，人偶的修理告了一個段落，她抱起它，將它擺回櫥窗內的位置，替她穿上已經晾乾的玻璃鞋。

男人也於此同時站起身準備離去，他們互相道別，而她卻有一種預感，或許他們再也不會見面了。

「對了，」男人在踏出店門時開口，「昨晚在城堡好像有個舞會呢。」

「是呀。」她一邊回應一邊調整人偶身上的禮服，笑容裏有一些遺憾，「是王子的舞會吧，以前也曾經舉辦過，那時我想參加得不得了，可別笑話我呀，那時我可喜歡著王子，還想著能當他的新娘呢。」

「妳沒去嗎？為什麼呢？」男人微微睜大了眼睛，像聽到一個不可思議的消息，直直盯著對方的側臉。

將人偶放置好以後像完成了一件大工程，她抬頭看著男人，迎著陽光，光彩迷離地泛開笑容，森綠色的雙眼似寶石一般。

「或許是我的神仙教母偷懶了呢。」她說。

Fin.